

路

Antoinette Sayeh, IMF非洲部部长, 利比里亚前财政部部长

在非洲任何一个国家旅行你都会发现, 道路是一切活动上演的舞台——人们在这里聚集、经商, 一片勃勃生机。在那些经过战争洗礼的非洲贫困国家, 无法通行的道路随处可见, 进而阻碍了国家的恢复和重建。

发展中国家在严重的条件制约下苦苦支撑, 资本投资资源匮乏。因此, 这些国家的投资必须集中在能够让这些投资成倍发挥作用的部门, 这样才能突破瓶颈继续发展。

道路是连接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纽带。农作物得以进入市场, 儿童得以进入学校, 病人得以获得救助。道路把一个被冲突折磨得四分五裂的国家连接起来。

通往国内各地和其他国家的平坦大道能够带来很多好处。那些拥有港口的国家能够享受日益增多的商机和收入; 那些内陆国家则能够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其物品, 并购买其他低价物品。

修路的主张也是广为接受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乡有一条路。根据我们新的减贫战略调查显示, 绝大多数利比里亚人都认为未来3年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建设道路。

最后, 道路可以有效地解决令国际社会头疼的、困扰贫困国家的两个孪生问题——既能让这些国家得到大量非债务融资, 又能很快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

我们都铭记过去犯过的种种错误, 道路投资需要用战略的眼光进行取舍,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建设的道路是正确的, 才能不断维持、保护我们的投资。

如果做得对, 道路可以激发更快的发展, 为进一步的繁荣打下基础。在利比里亚, 道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为持久的和平带来更多的希望。

治理

Domenico Lombardi, 牛津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客座研究员

糟糕的治理是迄今为止贫困人口负担的最昂贵的税赋。这是一种退步, 极度贫困的人口却要

支付最高的税, 而且这一趋势正在恶化, 无一例外, 诉求无门。

尽管许多穷国的治理非常糟糕, 但是这些国家还是取得了瞩目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成就。然而, 除非这些国家能够有效地解决其根本的制度缺陷以及因此形成的制约, 否则面对大规模的贫困人口, 取得很大的进展还是希望渺茫。

治理就是要培养公众、政府机构和私人生产者的责任心, 并由此影响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的效率和效能。

根据目前的经验, 即使通过简便可行的方式修建桥梁或公路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那么要在公众、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培育可靠

的关系纽带则更是难上加难。

援助组织可以在这一方面多下功夫, 对其提出的政策和项目负责。比如, 援助者可以鼓励各组织机构积极参与项目和监督项目, 这样就能确保项目质量, 让越来越多的资源从援助者向受益者转移。

IMF也可以发挥有益作用, 对经济政策提出意见, 增加这些政策的透明度、拓宽磋商面并强化政策应有的责任, 同时加强贫困国家经济机制的治理。

国家所有权

Kumi Naidoo, 世界公民参与联盟荣誉主席

经济政策应当更加大手笔, 更具扩张性, 在针对中小型农业企业和贸易企业上尤其如此。财政政策应当加大投资力度以提高医疗卫生和教育质量, 尤其关注女孩群体, 因为这样才能培育更小、更健康的家庭, 确保女性更好地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

财政金融政策应当大力拓展借贷渠道并推动能力建设, 促进生产性私人投资。应当重新调整货币政策, 不能只注重通货膨胀, 还要兼顾实际环境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变化, 例如收入和工作(体面的工作)的增长以及减贫。

援助者为其不大幅度增加援助找的借口是受援国缺乏吸收能力来消化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在大多数情况下, 该理由无疑是荒谬的: 足够的能力确实存在, 但即使不存在也无可厚非, 因为建设这种能力需要对各种层次的教育和培训进行大量投资。在许多国家, 援助者会令问题变得更糟, 因为他们一味只强调国家能力而彼此不进行协调。如果在发展议程上没有“国家所有权”, 那么贫困国家的生活水平就不会显著提高。以人为本的发展策略和援助计划不但能够建设经

济，也能令公众变得强大，促进包容性民主的发展。

教育投资

Andrew Kumbatira，马拉维经济正义网络执行董事

在贫困国家普及教育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水平。在马拉维，受过基础教育的人群的收入比没有完成基础教育的人群高出12%。

在8项千年发展目标（MDGs）中就有2项与教育有关——普及基础教育，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实现性别平等。世界银行宣称，据证实，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对儿童、生殖健康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都有直接影响。

女性教育的质量还对家庭健康和贫困水平有着积极作用。相关研究显示，女性识字率较高的国家处于贫困线上的人口只有较低的国家的一半。受过中等及其以上教育的父母对其患有疟疾的孩子进行救治的可能性是教育程度低的父母的两倍，而且这些孩子发育受阻的病发率也降低了一半。在教育层次偏底的女性群体中，母婴死亡率和儿童夭折率都比较高。

在未来十年，贫困国家要提高生活水平关键是要对人力资源进行大规模投资，尤其是要注重基础教育质量。毕竟，他们的声音是“给我一个差劲的教育体系，我将给你一个贫困的国家！”

履行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

Eveline Herfkens，联合国“千年行动”创始人

如果千年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就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倍——在分配不均的条件下。

自2000年联合国峰会以来，富裕的国家和贫困的国家都多次在国际场会议上（联合国、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蒙特雷发展融资国际会议、巴黎援助有效性国际会议、八国集团[G8]峰会、欧盟[EU]和非洲联盟）做出过宽泛和具体的承诺。

发展中国家许诺为自己的发展承担主要责任：允许公众参与、打击腐败、为所有人提供社会服务、调动更多的国内资源、以更有效、更负责的方式管理公共财政。

富国则许诺增加官方发展援助：G8每年追加500亿美元，EU的援助金额将于2015达到其国民总收入的0.7%。援助国承诺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多哈发展议程上随处可见富国改革其贸易政策的诺言，这些现行的贸易政策使得贫困国家无法走出贫困。

这个世界不需要更多国际会议让各个政府一再发表演说和郑重许诺。政府只需要履行其已经许下的诺言——一遍又一遍许下的诺言。

打击腐败

Roy Cullen

加拿大众议院议员，《腐败国家的贫困》一书的作者

决定发展中国家是否贫困的因素纷繁芜杂，地理位置、冲突、气候、“资源诅咒”效应和糟糕的治理是其中一些主要原因。在未来十年，改善治理和打击腐败是提高贫困国家生活水平的关键。同样，在拓宽创业企业的融资渠道上也存在巨大的空间——思想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提出盘活“被困资本”，富有冒险精神的穆罕默德·尤纳斯银行（Muhammad Yunus）和格莱明银行（Grameen bank）发放了更有利于借款者的小额信贷。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高层腐败”的规模。所谓“高层腐败”涉及发展中国家被选出或由国家任命的高级官员，这不同于下层官僚机构的行贿受贿——这些不起眼的贿赂是为了“促进”和加快各行政程序的执行过程。

据非洲联盟估计，非洲每年因腐败导致的损失约1480亿美元。透明度国际估计当前十大腐败官员盗取的公众资金高达320亿美元到580亿美元不等。这笔资金可以修建多少医院、学校和道路呢？

提高生产率

Enrique V. Iglesias

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秘书长，泛美开发银行前行长

最终的分析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取决于两个因素：劳动人口的数量和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多数贫困国家的劳动人口比例都很高，但有正式工作的人口比例却很低。而且，正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拉丁美洲贫困国家的生产率比美国低30%，而且穷国和富国的生产率水平的差异还在继续扩大。只有进行更多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才能提高正式的、高素质劳动力的比例。

拉丁美洲正在努力提升投资在GDP中的比例。由于投资不到GDP的20%，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几乎不可能。这就需要私人投资，但同时相应的补充也应该跟上，尤其应该加大对基础设施和教育领域的公共投资。

拉丁美洲正在大力普及全民教育，力图增加人力资本。虽然中等教育能够为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要让中等教育普及率达到一满意水平依然任重道远。因此，只有对中等教育进行投资才能够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打下基础。这也是陷入困境的国家提高人均收入的唯一途径，这些国家大部分人口都在辛勤劳动，但其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却极为低下。